

· 文学研究 ·

《钱笺杜诗》举引《升庵诗话》考

陈蒞珊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中国香港)

摘要:《钱笺杜诗》所援引之诗话,率唐宋著述,明人止乎《升庵诗话》,然皆尽剔刮垢之能事,而无一字之褒扬。本文从异文、逸句、地理、诗句笺释四项,考释《钱笺》之举引《升庵诗话》,于升庵之发明,牧斋之辩证,皆重新阐述,援据立论,然后知《钱笺》之诂诂,诚非虚发。

关键词: 杨慎(升庵); 钱谦益(牧斋); 《升庵诗话》; 《钱笺杜诗》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05(2013)04-0011-10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Qian Jian Du Shi* Based on *Sheng'an Shi Hua*

CHEN Zhi-sh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Ko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he late-Ming (明) and early-Qing (清) dynasty, one can observe a vital change in academic atmosphere: the adoption of a concrete and open mind in conducting academic research which finally led to the flourish of textual research. This change in academic atmosphere can trace its origin to the scholars of the middle-Ming, especially Yang Shen (Sheng'an) (杨慎, 升庵). His *Sheng'an Shi Hua* (《升庵诗话》) criticized the 'emptiness' of the Ming's academic research and had beneficial influence on many scholars. Qian Qianyi (Muzhai) (钱谦益, 牧斋) was among those scholars and his *Qian Jian Du Shi* (《钱笺杜诗》) is an outstanding work of textual research in early-Qing, which, like Yang's work, emphasized creative and practical mind in academic research.

In *Qian Jian Du Shi*, Qian only quoted one Ming scholar's opinions and this scholar was Yang, but, up to many people's surprise, Qian criticized Yang harshly and never said a good word on him. Why this happened if Yang was considered to be an all-round academic? This essay will look into this question by examining the quotations of *Sheng'an Shi Hua* in *Qian Jian Du Shi* and studying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s during the late-Ming and early-Qing period.

Key words: Yang Shen (Sheng'an); Qian Qianyi (Muzhai); *Sheng'an Shi Hua*; *Qian Jian Du Shi*

一、绪言

务实之治学态度、通博之学风,乃至考据学之勃兴,明清之际学术之新声,明中叶杨慎升庵(1488—1559)导夫先路也。所作《升庵诗话》,赅博求是,力挽崇心性、尚空疏之颓波,衣被后学,厥功伟甚。继之而起者,若钱谦益牧斋(1582—1664)之《钱笺杜诗》,堪称明末清初考据学萌发时期之代表作;其贵创、致用之本色,亦与晚明之治学思想若合符节。

《升庵诗话》,升庵远谪云南永昌卫时作也(明

世宗嘉靖三年至三十八年,1524—1559),初未成体系。胡应麟(1541—1620)《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六《艺林学山·八》“升庵诗话”条云“诗话今尽载《丹铅总录》庚集二卷中,而辛集又有诗话二卷,则《艺林伐山》事率具焉。”^{[1] 卷26,257}考嘉靖二十年(1541)有程启充(?—1537)编四卷本^①,即《明史》卷九《艺文志·四》著录之四卷本也^{[2] 卷99,册8,2500},凡二百零三条。嘉靖三十五年(1556)曹命(嘉靖间人)复编《诗话补遗》三卷,即《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所收也,凡百零一条^②。1915年,丁福保

收稿日期:2012-12-20

作者简介:陈蒞珊(1970—),女,博士,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语文导师,主要从事杜甫诗学、明清之际及清末民初之诗学研究,学术成果有《钱笺杜诗研究》、《饮冰室诗话研究》等。

(1874—1952) 辑《历代诗话续编》,“搜集诸本改编而成”^③,录《升庵诗话》十四卷,华文实复增益遗佚十八条,成《升庵诗话附录》,附丁本后。1983 年,杨文生著《杨慎诗话校笺》,计《诗话》十二卷五百九十五条、《补遗》二十九条、《续补遗》三卷百七十六条,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初版。1984 年,王仲镛(1915—1997) 撰《升庵诗话笺证》,录《诗话》十二卷五百九十条、《补遗》二十八条,另附《历代诗话续编》本增补百三十七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初版。后仲镛子大厚复加新笺补证,续成《升庵诗话新笺证》三册,北京中华书局 2008 年初版。除《诗话》十二卷五百九十六条外,《新笺证》复补入《函海》本《诗话补遗》一卷二十七条,丁本与《历代诗话续编》本共百四十六条;又附录《新辑》,得三百九条。本文所引《升庵诗话》,即以杨、王二本为据,间参以《新笺证》。

牧斋《钱笺杜诗》援引诗话,多系唐宋著述,明人止乎《升庵诗话》,虽然,皆尽剔阙指瑕之能事,竟无片辞只语之褒扬。升庵以博洽见著,反见讥于渊通之牧斋,何也? 是升庵“窜改古人,假托往籍,英雄欺人”^④,抑牧斋窘于己见,攘斥异说?

本文旨在从异文、逸句、地理、诗句笺释四项,考释《钱笺》之举引《升庵诗话》,则升庵治学之瑕玷,牧斋注杜之精慎,亦庶几可以辨其一二矣。

二、《钱笺》举引《升庵诗话》考释

(一) 异文

1. “阙”与“闕”

《钱笺》卷一《游龙门奉先寺》“天阙象纬逼”注:

杨用修又据章(张)表臣诗话,定为“天阙”,引据支离,悉所不取。^{[3] 上册,5}

“钱笺”所引升庵考证,见王本《升庵诗话》“天阙象纬逼”条:

杜工部《龙门奉先寺》诗“天阙象纬逼”,或作“天阙”,殊为牵强。张表臣《诗话》“据旧本作‘天阙’”,引《史记》“以管闕天”之语,其见卓矣。余又按《文选》潘岳《秋兴赋》“闕天文之秘奥”注引陆贾《新语》“楚王作干溪之台闕天文”,杜子美,精熟《文选》者也,其用“天阙”字,正本此。况天文即“象纬”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义矣。子美复生,必以余为知言。天阙,闕天也;云卧,卧云也,此倒字法也。言闕天则星河垂地,卧云则空翠湿衣,见山中之殊于人境也。^{[4] 卷9第310条,256—257}

按:升庵举录“天阙”之异文,《历代诗话续编》^{[5] 中册,656}、杨本^{[6] 卷8,186}作“天阙”,王本则作“天阙”^{[7] 卷9第310条,256—257}。考《宋本杜工部集》^{[8] 123}、王十朋(1112—1171)《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下称《王状元注》)^{[9] 卷1,上册,59}、蔡梦弼(活跃于1201—1204)《草堂诗笺》(下称《草堂》本)^{[10] 卷1,27}、《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下称《分门集注》)^{[11] 卷8,375}及黄希(1165—1173 年间进士)、黄鹤(南宋人)《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下称《鹤注》)^{[12] 卷1,45}皆作“阙”。云作“天阙”者,伪洙注^⑤、王安石(1021—1086)注是也^⑥。《珊瑚钩诗话》释“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句,止言“星河垂地,空翠湿衣”^{[13] 册3,2614},即升庵“言闕天则星河垂地,卧云则空翠湿衣”所本,绝无“据旧本作‘天阙’”语,升庵误。赵次公(南宋人)《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下称《赵注》)作“天阙”,并云“惟蔡伯世云:古作‘天阙’,极是。”^{[14] 上册,1}《王状元注》^{[9] 卷1,上册,59}、《分门集注》^{[11] 卷1,45}及《鹤注》^{[12] 卷1,45}载“蔡天启云‘古本作‘闕’’,”^{[15] 卷1,27}《草堂》本亦载:“蔡兴宗《考异》作‘天阙’。”^{[16] 卷1,27}《朱子语类》复谓“蔡兴宗作‘天阙’,近是。”^{[17] 5343}蔡伯世、蔡天启即蔡兴宗(1415—1472),说见所著《少陵诗集正异》:“‘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世传古本作‘天阙’,今从之。《庄子》‘以管闕天’,正用此字。”^{[18] 262}按“以管闕天”,当见《史记》卷一零五《扁鹊仓公列传》,泂川资言(1865—1946)《史记会注考证》^{[19] 1144}、中华书局本均作“以管闕天”^{[20] 册9,2788};另《庄子》卷一七《秋水》作“用管闕天”,卷二一《田子方》有“上闕青天”语,王先谦(1842—1917)《庄子集解》先后用“窥”^{[21] 册1,97}、“闕”二字^{[22] 册2,24},刘文典(1889—1958)《庄子补正》则均作“闕”^{[23] 485,583}。是以同引《考异》,而《诗话总龟》本作“闕”^⑦,《杜甫卷》本作“闕”者,“闕”即“闕”故也。“上闕青天”、“以管闕天”语,俱见引于《升庵诗话》“古字‘闕’作‘闕’”条^{[24] 257, [25] 187}。“闕天文之秘奥”,出潘岳(247—300)《闲居赋》并陆贾(公元前216—172)《新语》,见《文选》卷一六《赋辛·志下·哀伤》^{[26] 册2,701},非《秋兴赋》,升庵又误记。《升庵诗话》“天阙象纬逼”、“古字‘窥’作‘闕’”二条,举潘赋、《新语》,并《论语》卷三八《子张》“窥见室家之好”^{[27] 册4,1337}、《易》卷二十《观卦》“闕观,利女贞”^{[28] 175},是欲证“闕”、“窥”古通用,“天阙”即观天文也^⑧。“象纬”,唐顺之(1507—1560)《答周约庵尚书书》:“至如象纬、地形诸家之学”^{[29] 卷5,304},即星象经纬。升庵盖以对句“卧”为动词,出句第二字亦必若是,方属对工切,故有“闕”字

之改,以成就“观天则星河垂地,卧云则空翠湿衣”之解者,是又本《考异》“旧集以作‘阙’,又或作‘關’,今不取。盖先生诗该众美者,不惟近体严于属对,至于古风句对者亦然,观此诗可见矣。”说也。^⑨窃意鲍照(414—466)《冬日》有“天關苟平圆”句^{[24] 卷6,407}、《代升天行》有“云卧恣天行”句^{[24] 卷3,174},升庵欲易“阙”为“關”而与“卧”字为对,何不本此?《杜诗镜铨》卷一作“關”^{[23] 上册,1},是又本《考异》、升庵之说也。

除上举宋本杜集外,宋之蔡绦(11—12世纪)《西清诗话》^⑩、陈岩肖(约1147年前后在世)《庚溪诗话》^⑪、程大昌(1123—1195)《演繁露》^⑫、明之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⑬、王世贞(1526—1590)《艺苑卮言》卷四^⑭、清之朱鹤龄(1606—1683)《杜工部诗集辑注》^⑮皆作“天阙”。按“天阙”可指天上宫阙或天子宫阙,然题及龙门,又云“阴壑生虚籁”,当取两峰对峙处,形如双阙之解。《左传》:“晋赵鞅纳王使女,守阙塞。”服虔(2世纪)注谓南山即伊阙,杜预(222—284)注亦云“洛阳西南伊阙口也,俗名龙门。”伊阙,《汉书》卷二九《沟洫志》:“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24] 册6,1694}另《元和郡县志》卷六“河南道一”:“伊阙山,在(河南府伊阙)县北四十五里,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流其间,故名。”^⑯唐·韦述(活跃于757年)《两京新记》:“初,隋炀帝登北邙,观伊阙,顾曰‘此龙门也,自古何得不建都于此?’”^⑰故伊阙即龙门。另韦述《东都记》“龙门号双阙,与大内对峙,若天阙然”^⑱,杜诗即本此。韦应物(737—792)《龙门游眺》:“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阙”^{[27] 卷7,438},可与杜诗相表里。“云卧”,本鲍照《代升天行》“风餐委松宿,云卧恣天行”^[24],隐居意也。“招提”,伪洙注“《僧史》:后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创立伽蓝,为招提之号。”^⑲原系寺院之别称;另《增辉记》:“今十方寺僧是也。”^⑳又以寺僧为招提,杜诗义即本此。“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29] 卷1,27},正对诗题“奉先寺”。少陵在龙门伊阙之险,上薄日月星辰(象纬),高处不胜寒,是以有“衣裳冷”之感;游奉先寺,闻阴壑虚籁,见月林清影,顿生隐逸之念,故云“云卧”。《庚溪诗话》谓作“阅”、“關”皆臆说^{[30] 卷1,27}。王夫之(1619—1692)复云“尽人解一‘卧’字不得,祇作人卧云中,故于‘阙’字生许多胡猜乱度。此等下字法,乃子美早年未醇处,从阴铿、何逊来,向后脱卸乃尽,岂黄鲁直所知邪?”^{[28] 册15,11556—11557}甚是。“天阙云卧”二句,升庵以

“见山中之殊于人境”释之^⑲,确乎杜诗真味,然拘于偶对,易“阙”为“關”,复释之以倒字法,无端生事,岂可谓之知言?《钱笺》以是有“引据支离,悉所不取”之论。

2. “航”与“艇”

《钱笺》卷一一《南邻》“野航恰受两三人”句注:

山谷云“航,方舟也,当以艇为正。音平声。《方言》云‘小舟也。’”近时杨慎曰:“古乐府‘沿江引百丈,一濡多一艇。上水郎担篙,何时至江陵。’杜诗正用此音也。”按《方言》云“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航。”又云“小艚舟宿谓之艇。”《释名》云“二百斛以上谓之艇。”鲁直之改,用修之证,皆臆说也。^{[3] 下册,376—377}

升庵说,见《诗话》“杜诗野艇字”条:

杜诗古本“野艇恰受两三人”,浅者不知“艇”字有平音,乃妄改作“航”字,以便于读,谬矣。古乐府云“沿江有百丈,一濡多一艇。上水郎担篙,何时至江陵。”“艇”,音廷。杜诗盖用此音也。故曰:胸中无国子监,不可读杜诗,彼胸中无杜学,乃欲订改杜诗乎?^{[4] 卷9,258—259 [6] 卷8,190}

按:升庵之说,本乎黄庭坚(1045—1105)。《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四《杜诗笺》云:

改作“航”,殊无理,此特吴体,不必尽律。白公《同韩侍郎游郑家池》诗云“野艇容三人”,正用此语。^{[29] 册3,1547}

《杜诗笺》以“艇”字不必作平声,《钱笺》所引则云“以‘艇’为正,音平”,不知牧斋何所本?《杜诗笺》所引白居易(772—846)诗见《白居易集》卷一一“感伤三”^{[31] 册1,223}。山谷谓不必尽律,故音“挺”;升庵则欲协律而读若“廷”,同一“艇”字,而音殊若此。考《宋本杜工部集》^{[7] 卷11,239}、《赵注》^{[32] 丙帙卷之二,上册,415}、《王十朋注》^{[8] 卷12,下册,476}、《分门集注》^{[33] 卷7,361}、《鹤注》^{[34] 卷21,416}皆作“航”,《草堂诗笺》则作“艇”,并引山谷解^{[9] 卷19,143}。“艇”,《淮南子》卷二《俶真训》:“越舲蜀艇,不能无水而浮。”高诱(活跃于205年)注“蜀艇,一版之舟。”^{[35] 上册,77}升庵所引诗,见《乐府诗集》卷四九“清商曲辞·六”《那呵滩》其二,而“有”作“引”,“濡”作“濡”,异乎升庵之所举^{[36] 册3,714}。水深而艇小,故须一濡而多一艇,杜诗《进艇》“昼引老妻乘小艇”,即明言艇之小也^{[37] 卷11,下册,373}。王力(1900—1986)《康熙字典音读订误·未集下》释“艇”举“一濡多一艇”云“这是

合韵,不必协音。”^{[3] 366} 合音义而释之,盖不应下艇字也。“航”,《广韵》:“船也。”^{[3] 45} 《集韵》:“方舟也。”^{[3] 54} 《淮南子》卷一三《泛论训》:“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窰木方版,以为舟航。”高诱注“舟相连为航也。”^{[3] 上册,423} 牧斋拘于《方言》、《释名》之解,以为一版之小艇,当不能“恰受两三人”,而以“航”字为稳。《赵注》丙帙卷二云:“《诗》云‘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如今言一叶舟也。杭即航也。一苇犹谓之杭,则野航者不必名其大也。”^{[3] 上册,415} 按“一苇杭之”之“杭”,当作“渡航”解,非“舟航”也,次公误;虽然,直取诗意,不牵合艇、航之形制容量,亦可谓卓识矣。升庵泥于音,牧斋泥于义,皆未得杜诗真味。

3. “舍”与“社”

《钱笺》卷一一《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句注:

“舍南舍北”,公之所居也,若云“社南社北”,则倡优之所居,安得取以自况乎? 杨氏引据穿凿,其文义舛误若此。^{[3] 下册,383}

升庵考证见《诗话》“社南社北”条:

韦述《开元谱》曰:“倡优之人,取媚酒食,居于社南者,呼之谓社南氏;居于社北者,呼之谓社北氏。”杜子美诗“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后人不知,乃改“社”作“舍”。^{[4] 卷8,258 [6] 卷9,189-190}

按《宋本杜工部集》^{[1] 卷11,241}、《赵注》^{[1] 丙帙卷之三,441}、《王十朋注》^{[2] 卷13,492}、《分门集注》^{[1] 卷20,565}、《草堂诗笺》^{[2] 补遗卷1,294}、《鹤注》^{[1] 卷21,422-423},皆作“舍”。《开元谱》所述社南社北,特指倡优;杜诗之言“舍”,多云草堂,如《田舍》“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2] 卷11,下册,373}、《绝句漫兴九首》其八“舍西柔桑叶可拈,江畔细麦复纤纤”^{[2] 卷12,下册,404}、《绝句六首》其一“日出篱东水,云生舍北泥”^{[2] 卷13,下册,466},其五“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2] 卷13,下册,467}等,俱寓成都草堂时作。《草堂诗笺》复谓“所居僻寂”、“未尝有客至”^{[2] 补遗卷1,294},则“春水群鸥”、“花径蓬门”,实草堂寒舍之即景,“盘飧尊酒”,与“取媚酒食”,相去何止霄壤? 杜诗及杜,多言社稷,遍考宋本杜集,并无“舍”作“社”之异文,即杜诗亦绝无“舍”作“社”之用例。升庵好杜撰异文,今所不取。《钱笺》评为“引据穿凿,文义舛误”,固其宜也。

(二) 逸句

《钱笺》卷一《丽人行》题下注:

杨慎曰:“古本‘称身’下,有‘足下何所著,红渠罗袜穿镫银’。”遍考宋刻本并无,知杨氏

伪托也,今削正。^{[3] 上册,24}

升庵说见《诗话》“《丽人行》逸句”条:

松江陆三汀深语余:“杜诗《丽人行》,古本‘珠压腰极稳称身’下,有‘足下何所著,红渠罗袜穿镫银’二句,今本无之。”淮南蔡衡仲昂闻之,击节曰:“非惟乐府鼓吹,兼是周昉美人画谱也。”^{[4] 卷9,262 [6] 卷8,187-188}

按:陆深,字子渊,号三汀,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传三》谓其文章有名,工书,赏鉴博雅,为词臣冠^{[5] 册24,7358},有《俨山集》;蔡昂,字衡仲,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赠尚书,有《颐贞堂稿》。升庵言出有本,未必伪撰,虽然,遍考宋本杜集,皆无此二句。《赵注》甲帙卷三云“头上、背后之句,此亦曹子建《美女篇》‘头上金雀钗,腰佩翠琅玕’之势也。盖举头与腰之饰,而一身之服备矣。”^{[1] 上册,66} 按《美女篇》“头上金雀爵,腰佩翠琅玕”^{[6] 卷3,384},既云“一身之服备矣”,似不必添“足下”之句。苏轼(1037—1101)《续丽人行》:“杜陵饥客眼长寒,蹇驴破帽随金鞍。隔花临水时一见,只许腰肢背后看。”^{[3] 册3,812} 亦言乎腰背,则迄宋止,盖无所谓“足下”逸句。陆氏言之凿凿,不知何据? 抑亦《读杜小笺·上》之谓升庵“往往改窜伪托,以欺后人”也?^{[3] 卷106,下册,2156}

(三) 地理

1. 山东与东山

《钱笺》卷二《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汝与山东李白好”句注:

近时杨慎据李阳冰、魏颢序,欲以为东山李白。阳冰云“歌咏之际,屡称东山。”颢云“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此亦偶然题目,岂可援据为称谓乎? 杨好奇曲说,吾所不取。^{[3] 上册,47-48}

按:魏颢(玄、肃间人)《李翰林集序》云:“闲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6] 卷32《附录·序》,下册,1451} 《升庵诗话》卷七《东山李白》^[2] 及《丹铅总录》卷一四《晁公武〈读书志〉多误》^[2] 以为乐史(930—1007)《太白集序》语,误。升庵述著及太白生地者,所据止魏颢《李翰林集序》、刘全白(活跃于773年)《李翰林墓碣》、曾巩(1019—1083)《李太白集序》与《成都古今记》,未及李阳冰(肃宗间人)序^{[6] 卷三《李太白诗题辞》,42-43},牧斋误。

升庵以前,以太白为山东籍,非蜀人者,有:

刘昉(887—946)《旧唐书》卷一九零下《文

苑传下》：“李白，字太白，山东人。”^{[41] 册15, 5053}

钱易(1068—1125)《南部新书·甲》：“李白，山东人，父任城尉，因家焉。……俗称蜀人，非也。”^{[42] 5}

元稹(779—831)《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43] 下册, 601}

晁公武(1105—1180)《郡斋读书志》卷四上《别集类上》：“予按杜甫诗亦以白为山东人。”^{[44] 251}

谓太白祖籍陇西，非山东人者，有：

李阳冰《草堂集序》：“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39] 下册, 1443}

魏颢《李翰林集序》：“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39] 下册, 1448}

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君名白，广汉人。”^{[39] 卷31《附录·碑》，1460}

范传正(宪宗间人)《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39] 下册, 1462}

曾巩《李太白诗集后序》：“白蜀郡人，初隐岷山，出居襄汉之间。”^{[45] 册4, 卷12, 149}

《新唐书》卷一二七《文艺传下》：“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46] 册18, 5762}

《大明一统志》卷二二“山东布政司·济南府·流寓”：“蜀人，唐宗室。”^{[47] 卷22, 360}

《四川通志》：“李白，彰明人。”^{[39] 下册, 卷36《附录·外记》，1628}

朱骏声(1788—1858)《传经堂集》卷八《唐李白小传》：“李白……系出陇西，汉李广后，凉武昭王暠九世孙，父名客，家蜀之绵州。”^{[48] 卷8, 638}

升庵以太白为蜀彰明人，其说见：

《升庵集》卷三《李太白诗题辞》：“《成都古今记》云：‘李白生于彰明县之青莲乡’，而刘全白《李翰林墓碣记》以为广汉人。盖唐代彰明县蜀广汉，故独举郡称云。……五代刘昫修《唐书》，以白为山东人，自元稹序杜诗而误。诗云：‘汝与山东李白好’，乐史云：‘李白慕谢安风流，自号东山李白。’杜子美所云，乃是东山，后人倒读为山东；元稹之序，又由于倒读

杜诗也。不然，则太白之诗云：‘学剑来山东’，又云‘我家寄东鲁’，岂自诬乎？宋有晁公武者，孟浪人也，遂信《旧唐书》及元稹之误，乃曰：太白自叙及诗皆不足信。噫！世安有己之族姓，己自迷之，而傍取他证乎？《新唐书》知其误，乃更之为唐宗室，盖以陇西郡望为标也。善乎刘子玄之言曰：‘作史者为人立传，皆取旧号，施之于今，为王氏传，必曰“琅琊临沂人”；为李氏传，必曰“陇西成纪人”，欲求实录，不亦难乎？’且人无定所，因地而生，生于荆者，言皆成楚；生于晋者，齿便成黄，岂有世历百年，人更七叶，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宋景文修《唐书》，其弊正坐此。夫族姓郡国，关系亦大矣，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余故详著而明辨之，以订史氏之误、姓谱之缺焉。”^{[40] 42-43}

《升庵集》卷四八《蜀诗人》：“唐世蜀之诗人……李白，彰明。”^{[40] 397}

《升庵集》卷四九《李白墓志》：“(刘)全白指太白为广汉人，盖唐世彰明县属广汉郡，故犹举郡为称耳。”^{[40] 407}

《丹铅总录》卷二《蜀士夫多不居本乡》：“先君尝言，自古蜀之士夫多卜居别乡。李太白寓江陵、山东、池州、庐山，而终于采石。”^{[49] 357}

《丹铅总录》卷一四《晁公武《读书志》多误》：“晁公武《读书志》载人名地理多误，如云李太白为山东人，不知乐史所序谓太白携妓游山，慕谢安之风，自称东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与东山李白好’之句，而俗士不知，倒之为山东也。太白之生则在蜀，本其胄则在陇西，与山东风马牛不相及也。”^{[49] 495-496}

《丹铅总录》卷一四《太白游历出处》：“太白生于蜀之昌明县青莲乡，昌明，今之彰明也。读书于县南之匡山，杜子美赠诗，所谓‘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指此山，今以为庐，非也。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归来乎？”^{[49] 497}

《升庵诗话》卷七《东山李白》：“杜子美诗：‘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东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东李白’。按乐史序《李白集》云：‘白客游天下，以声妓自随，效谢安石风流，自号东山，时人遂以“东山李白”称之。’子美诗句，正因其自号而称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统志》，遂以李白入山东人物类，而引杜诗为证，近于郢书燕说矣。噫！寡陋

一至此哉。”^②

按《大明一统志》系太白于山东济南府流寓类,非以为山东人也,升庵误;乐史《李翰林别集序》亦无效谢安石风流语^③,升庵又误。考《晋书》卷七九《谢安传》载,谢安(320—385)早岁以疾辞,寓居会稽之东山,后虽官至司徒,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④册7,2076,魏颢《李翰林集序》载太白“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安石,世号为李东山”^⑤下册,1448,是取东山之典以况太白也。李诗《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想象东山姿,缅怀右军言”^⑥中册,978,想慕谢安,情见乎辞,人称“东山李白”,固其宜矣。另《丹铅总录》卷一四《李白游历出处》:“(白)再入长安,客游山东,其诗有云:‘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是也。在山东,与元丹丘辈营石门幽居,携家与居焉。其送杜子美于石门、访范山人于苍耳林,皆此际事。”^⑦498盖白本陇西人,产于蜀,天宝三、四载(744—745),自翰林放归,客游梁、宋、齐、鲁。太白流寓山东之际,少陵相从赋诗^⑧上册,368,呼“山东李白”,高标交游之地,亦合乎事实。牧斋复考证“白隐于徂徕,时人皆以山东人称之”^⑨上册,47,则山东不必专名籍贯,亦可指太白客居之地,如《大明一统志》系之于山东济南府流寓类也。今传宋本通作“山东李白”,自《升庵诗话》之说出,清人杜诗注本始列“东山李白”为异文。升庵目前出为妄改之“流俗本”,未知所谓“正本”何据?复以元稹序之误,乃倒读杜诗“东山李白”为“山东李白”故,泥于籍贯,未免深文。此即《钱笺》所言“好奇曲说”也。

2. 扬州与早梅

《钱笺》卷一一《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句注:

近时杨慎云“却月观、凌风台,皆扬州台观名。”考《寰宇记》,风亭月观,吹台琴室,并在宫城东角池侧,未审是逊诗所咏耳。^⑩下册,381

升庵说见《诗话》“东阁官梅”条:

杜工部《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诗云“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按《逊传》无扬州事,而《逊集》亦无扬州梅花诗,但有《早梅》诗云“菴园标节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凝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杜公以裴迪逢早梅而作诗,故用何逊比之,又以却月、凌风,皆扬州台观名耳。^⑪卷8,245—246 [6]卷8,199

按:升庵之言,本《韵语阳秋》卷一六:

老杜诗云“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按《逊传》无扬州事,而《逊集》亦无扬州梅花诗,但有《早梅》诗云“菴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凝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杜公前诗乃逢早梅而作诗,故用何逊事,又意却月、凌风,皆扬州台观名尔。近时有妄人假东坡名作《老杜事实》一编,无一事有据,至谓逊作扬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逊吟咏其下,岂不误学者?^⑫卷16,207

据《艺文类聚》卷八六《初学记》卷二八及《何逊集》,“花绕凌风台”下尚有“朝洒长门泪,夕驻临邛杯”二句,《韵语阳秋》脱,《诗话》乃仍其误。《伪苏注》:“梁何逊作扬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花盛开,逊吟咏其下。后居洛,思梅花,再请其往,从之。抵扬州,花方盛,逊对花彷徨终日。”^⑬上册,卷12,483《升庵诗话》复辩之曰:

宋世有妄人,假东坡名作《杜诗注》一卷刻之,一时争尚杜诗,而坡以名重天下,人争传之,而不知其伪也。其注此诗云“逊作扬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逊吟咏其下。后居洛思之,因请再任,及抵扬州,梅花盛开,相对彷徨终日。”按何逊未尝为扬州法曹。是时南北分裂,逊为梁臣,何得复居洛阳?洛阳,乃魏地也。既居魏,何得又请再任?请于梁乎?请于魏乎?其说之脱空无稽如此。略晓史册者,知其伪矣。^⑭

升庵以何逊(?—518)未曾在扬州,然考诸《梁书》卷四九《文学传上》及《南史》卷三三《何逊传》,逊尝任建安王记室:

天监中,(逊)起家奉朝请,迁中卫建安王水曹行参军,兼记室。王爱文学之士,日与游宴。^⑮册9,693

梁天监中,兼尚书水部郎,南平王引为宾客,掌记室事。^⑯册3,871

《梁书》、《南史》之载,可证杜诗“何逊在扬州”说无误。凌风、却月,皆在扬州,《南史》卷一五《徐湛之传》载“广陵旧有高楼,湛之更修整之,南望钟山。城北有陂泽,水物丰盛,湛之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⑰册2,437故《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三《淮南道一·扬州》载“风亭、月观、吹台、琴室,并在宫城东北角池侧。”^⑱册470,223升庵谓逊本无《扬州咏梅》诗,但有《早梅》一首,其谬在将扬州观台,与何逊咏梅截然分割,即《钱笺》之谓“未审是逊诗所咏”也。逊既仕扬州,凌风、却月,早梅绽放,皆眼前之景,而并

在扬州也。诗中所歌,正扬州之梅。升庵之病,在证《伪苏注》以逊作扬州法曹之非后,举凡涉扬州二字,即起而攻之,致昧于诗人本事。裴迪(716—?)登蜀逢早梅,正似逊在扬州见雪中梅发,少陵以是有“还如何逊在扬州”之句。

(四) 诗句笺释

《钱笺》卷一五《秋兴八首》其七“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句注:

今人论唐七言长句,推老杜“昆明池水”为冠,实不解此诗所以佳。杨用修曰:“观《西京杂记》、《三辅黄图》所载,则知盛世殷富之景;观‘织女机丝’四句,则知兵火凋残之状。”此亦强作解事耳。叙昆明之胜者莫如孟坚、平子,一则曰:集乎豫章之馆,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若云汉之无涯;一则曰:豫章珍馆,揭焉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与蒙汜。此用修所夸盛世之文也。余谓班、张以汉人叙汉事,铺陈名胜,故有云汉日月之言。公以唐人叙汉事,摩娑陈迹,故有“机丝夜月”之词,此立言之体也,何谓彼颂繁华而此伤丧乱乎?“菰米莲房”,补班、张铺叙所未见;“沉云坠粉”,描画素秋景物,居然金碧粉本,昆池水黑,故赋言黑水玄址,菰米沉沉,象池水之玄黑,极言其繁殖也。用修言兵火残破,菰米漂沉不收,不已倍乎?^[3] 下册,510

升庵说见《诗话》“雕菰”条:

杜诗“波漂菰米沉云黑。”言人不收而雁亦不啄,但为波漂云沉而已。见长安兵火之惨极矣。客有见予,拈“波漂菰米”之句而问曰:杜诗此首中四句,亦有所本乎?予曰:有本。但变化之极其妙耳。隋任希古《昆明池应制》诗曰:“回眺牵牛渚,激赏镂鲸州。”便见太平宴乐气象;今一变云“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读之则荒烟野草之悲,见于言外矣。《西京杂记》云“太液池中有雕菰,紫箬绿节,凫雏雁子,唼喋其间。”《三辅黄图》云“宫人泛舟采莲,为巴人棹歌。”便见人物游嬉,宫沼富贵;今一变云“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读之则菰米不收而任其沉,莲房不采而任其坠。兵戈乱离之状见矣。^⑤

按:任希古当为唐太宗朝太子舍人,所引诗见《全唐诗》卷四四,题《和东观群贤七夕临泛昆明池》,第“回眺”作“飞眺”耳。^[5] 册2,543-544。《升庵诗话》“任希古和七月七日临昆明池”亦引,谓“杜诗‘石鲸鳞甲’

句实祖之”^[6] 卷3,92 ^[7] 卷6,144。“织女机杼”,见班固(32—92)《西都赋》:“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8] 册1,卷1“赋甲·京都上”,²¹及张衡(78—139)《西京赋》:“豫章珍馆,揭焉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9] 册1,卷2“赋甲·京都上”,⁶⁵汉人叙汉景,故能尽名胜之铺张。少陵凭吊旧迹,物换星移,不胜盛衰之感,着一“虚”字,便见乱后萧条,不徒追颂汉之繁华也。起句“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石鲸鳞甲”,即借汉时之事喻眼前之景。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尝凿昆明池。《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10] 册4,1436昔时汉壮,今日唐弱,石鲸有知,焉能无感?故曰“动秋风”。牧斋“徒颂繁华而靡伤丧乱”之说未足取信。“波漂”句,《赵注》戊帙卷九:“菰米之多,其望之长远黯黯如云之黑也。”^[11] 下册,1143杜诗《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即有“秋菰成黑米”句^[12] 卷6,上册,页190。“菰米莲房”,本汉时盛象,然着一“沉”字、“冷”字,则目下之衰谢零落,可以想见。王世贞尝评升庵“详于诗事,而不得诗旨;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13] 214观《诗话》论“波漂露冷”句,亦可谓昧于诗旨,谬以千里矣。牧斋“‘菰米莲房’,补班、张铺叙所未见‘沉云坠粉’,描画素秋景物,居然金碧粉本,昆池水黑,故赋言黑水玄址,菰米沉沉,象池水之玄黑,极言其繁殖也”之说本甚是,然谓是诗仅止乎追忆全盛则非。先言“汉时功”,复云“在眼中”,汉以喻唐之意明矣;昔盛今衰,故结拍有“关塞极天”、“江湖满地”之句,以尽孤舟钓叟之悲。《杜臆》卷八云“织女、鲸鱼,铺张伟大,壮千载之观;菰米、莲房,物产丰饶,溥生民之利。”^[14] 276其谬正与《钱笺》同;升庵“菰米不收而任其沉,莲房不采而任其坠”以“见长安兵火之惨极”之说,自是太求深解,恐亦非杜诗本意。

三、结语

《有学集》卷一五《吴江朱氏杜诗辑注序》云:“昔人谓不行万里途,不读万卷书,不能读杜诗,吾谓少陵胸次,殆不止如此。今欲以椰子之方寸,针孔之两眸,雕镂穿穴,横钩竖贯,曰杜诗之解在是,不为埴井之蛙所窃笑乎?”^[15] 中册,700牧斋学问阔富,其注杜也,融通四部,事事征实;释典道藏,参考精详,每能纠前注之阙失,发前人之未发,一部《钱笺》,足为牧斋博学汲古之明证。另卷三九《复吴江潘力田书》云:

注诗细事耳,亦必须胸有万卷,眼无纤尘,

任天下函矢交攻,碁椎击搏,了无缝隙,然后可以成一家之言。如若犹掇拾业书,丐贷杂学,寻条屈步,捉衿见肘,比其书之成也,旦而一人焉刺驳,则愤而求敌;夕而又一人焉刺驳,则趣而窜改。刺驳频频,窜改促数。前陈若此,后车谓何?^[58]下册,1351

《钱笺·注杜诗略例》尝叹“杜诗昔号千家注,虽不可尽见,亦略具于诸本中。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59]上册,¹所谓“胸有万卷,眼无纤尘”,是言于博学、博证之余,务必慎思去取,不事掇拾芜杂,博而后能约也。升庵学识渊博,自无可疑,牧斋乃推为“渊博”^[60]、“专门肉谱”^[61]卷40《冯已苍诗序》,中册,1087,然谪戍云南后,苦无典籍以资查考^[62],作为《诗话》,难免疏漏舛陋;况欲逞胸中资藏,不以持择为要,牧斋以是有“臆说”^[63]下册,376-377、“好奇曲说”^[64]上册,47-48、“伪托”^[65]上册,24、“引据穿凿,文义舛误”^[66]下册,383、“援据多则舛错良多”^[67]上册,354之责。《钱笺》秉“宁略无烦,宁疏无漏”^[68]下册,1350、“慎之又慎,精之又精”^[69]下册,1351之柄度之,至有泛滥踏驳,罔识指要之诟。上考《钱笺》举引《诗话》诸条,于牧斋注杜之精审、升庵治学之微瑕,盖亦可以管而窥之矣。

注释:

- ①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日本重刊明程后充编《升庵诗话》四卷本。
- ② (明)杨慎《升庵诗话》,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集部诗话类,册1482,页473-508。近人王大厚考证《升庵诗话》版本,明清两朝尚有:嘉靖三十三年(1554)升庵门人梁佐(嘉靖间人)之《丹铅总录》本,神宗万历十年(1582)升庵从子杨有仁(万历五年(1577)进士)之《升庵先生文集》本,万历四十四年(1616)焦竑(1540-1620)之《升庵外集》本,以及清高宗乾隆年间李调元(1734-1803)之《函海》本等。见王大厚笺证《升庵诗话新笺证·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8),上册,页11-12。
- ③ 丁福保《重编升庵诗话弁言》云“《升庵诗话》,自明以来无善本。有刻入升庵文集者,凡八卷(自五十四卷至六十一卷);有刻入升庵外集者,凡十二卷(自六十七卷至七十八卷);有刻入《丹铅总录》者,凡四卷(自十八卷至二十一卷)。《函海》又载其十二卷及补遗三卷。此详彼略,此有彼无,前后异次,卷帙异数。其字句之讹,则各本皆然。……会有《历代诗话续编》之刻,爰搜集各本,详加校订,讹者正之,复者删之,缺者补之。至其伪撰之句,则原之以存其真,据其题中第一字之笔画数,改编一十四卷,自谓较各本为善矣。”见《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中册,页634-635。
- ④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杨修撰慎”条,上册,页35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 ⑤ 王洙宝元二年(1039)《杜工部集·后记》云“搜衷中外书,凡九十九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视居行之次,若岁时为先

后,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着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转引自《钱注杜诗》,下册,页712);王琪《后记》云“原叔虽自编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与苏州进士何君瑒、丁君修,得原叔家藏,及今古诸集,聚于郡斋而参考之,三月而后已,义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阅之者固有浅深也。”(转引自《钱注杜诗》,下册,页713)按王洙、王琪二记,止言编卷,不及注文。元好问《中州集》卷2“祝太常简传”云“祝简,字廉夫,单父人。……有《鸣鸣集》行于世。其《诗说》有云‘予政和丁酉任洺州教官。是时括苍鲍慎由欽止,出所注杜诗,说‘天王守太白’,守读如‘狩于河阳’之狩。‘高秋登寒山,南望马邑州’,马邑州在城州界。予检唐书志,宝应元年徙马邑州于盐井城,欽止为有据矣。旧注:马邑属雁门,与杜子美作诗处,全无关涉。后人遂谓王原叔谬为牵引。不知王原叔初不注杜诗。予识其孙彦朝,彦朝不说杜诗非其大父注,盖彦朝不学,见流俗皆读旧注,因而认有,可叹可叹。’好问尝以此问赵礼部,赵云:‘廉夫前辈必不妄,试更考之。’今日见吴彦高《东山集》,有《赠李东美诗引》云‘元佑间,秘阁校对黄本邓忠臣,字慎思,余柳氏姨之夫,今世所注杜工部诗,乃慎思平生究竭心力而为之者,鏖板家标题,遂以托名王原叔。翰林两王公前后记,初无一语及此注,而后记又言如原叔之能文,止作记于后,则原叔不注杜诗为可见矣。举世雷同,无为辨之者。’……彦高此说,正与廉夫合。近岁得浙本杜诗,是原叔之孙祖宁所传,前有序引,备言其大父原叔未尝注杜诗。廉夫、彦高益可信,故并记于此。”金·元好问《中州集》(上海:中华书局,1959),卷2,页55-56。《洪驹父诗话》则以“王洙注”疏略讹谬,非宋哲宗元佑间邓忠臣(1070年进士)之所为:“世所行注《老杜诗》云是王原叔,或云邓慎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邓书也。”收入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册2,页1380。窃意王洙本白文无注,当无异议,今诸家所引之“王洙注”,应系伪托。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4“哲宗元佑六年辛未八月己亥”条案载邓氏“有学问,能文,长于杂记,顷尝注杜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464,册31,页11079)则今传之“王洙注”,或系邓忠臣之注,亦未可知矣。本文凡及王洙之注者,一律称作“伪洙注”。

- ⑥ 《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引“‘阙’,洙曰‘一作‘阅’”、“王介甫云‘当作‘天阅’,对‘云卧’为清切。’”卷1,上册,页59。
- ⑦ 转引自清·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卷18“正讹门”,下册,页108。
- ⑧ 王仲儒《升庵诗话笺证》,第256-257页;杨文生《杨慎诗话校笺》,第186页“窥”,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小视也。”于“闕”字则谓“闪也,此与窥义别。”又“闪”,段氏训“闕头门中也。”见页345、590。
- ⑨ 转引自《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
- ⑩ 宋·蔡绦《西清诗话》云“杜子美《宿龙门》诗‘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黄鲁直校本云‘王荆公言‘天阙’当作‘天阅’,对‘云卧’为亲切耳。’余尝读韦述《东都记》:‘龙门号双阙,以与大内对峙,若天阙焉。’此《宿龙门》诗也,用‘阙’何疑?”收入《宋诗话全编》,册3,页2488。
- ⑪ 宋·陈岩肖《庚溪诗话》云“杜子美《游龙门奉先寺》诗曰‘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此寺在洛阳之龙门。按韦述《东都记》:‘龙门号双阙,以与大内对,屹若天阙然。’此诗天阙指龙门也。后人为其属对不切,改为‘天关’,王介甫改为‘天阅’,蔡兴

宗又谓世传古本作‘天闾’，引《庄子》‘用管闾天’为证。以余观之，皆臆说也。且‘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乃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阙之高，则势逼象纬，以我云卧之幽，则冷侵衣裳，语自混成，何必屑屑较琐碎失大体哉？”收入《宋诗话全编》，册3，页2792。

- ⑫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杜诗‘天阙象纬逼。’王介父曰‘阙当为阅。’非也。《水经》纪谷水曰‘汉官典职曰偃师，去洛西四十五里望朱雀阙，其上郁然与天连，明其峻极之至也。’《白虎通》曰‘今闾闾门外，夹建巨阙，以应天宿。’”收入《宋诗话全编》，册6，页5718。
- ⑬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20《艺林学山·二》：“介甫之‘阅’、用修之‘闾’，一而二、二而一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吾末如之何也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页203。
- ⑭ 明·王世贞《艺苑厄言》卷四“‘天阙象纬逼’，当如旧字，作‘天闾’、‘阅’，咸失之穿凿。”收入《历代诗话续编》，中册，页1013。
- ⑮ 清·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卷一：“用修之说，盖主兴宗。然《丹阳记》载王茂弘指牛头山两峰为天阙，见《文选注》，禹疏伊水北流，两山相对，望之若阙，又见《水经注》，皆确据也。况此本古体诗，何必拘拘偶对耶？”页1。
- ⑯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册468，卷6“河南道一”，页198。
- ⑰ 转引自《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
- ⑱ 转引自《西清诗话》。
- ⑲ 清·杨伦《杜诗镜铨》卷一引作“见山寺高寒殊于入境也。”上册，页1。
- ⑳ 《升庵诗话》卷七《东山李白》云“乐史序《李白集》云‘白客游天下，以声妓自随，效谢安石风流，自号东山，时人遂以东山李白称之。’”《升庵诗话笺证》，页182。
- ㉑ 明·杨慎《丹铅总录》卷一四《晁公武《读书志》多误》条云“乐史所序，谓太白携妓游山，慕谢安之风，自称东山李白。”收入《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页496。
- ㉒ 王仲镛《升庵诗话笺证》卷7，第182页；杨文生《杨慎诗话校笺》卷7，第223-224页“寡陋一至此哉”句，杨本无之。
- ㉓ 见注⑳、㉑，参考文献[40]。
- ㉔ 王仲镛《升庵诗话笺证》卷8，页246；杨文生《杨慎诗话校笺》卷8，页199。《新笺证》本“彷徨”作“彷彿”。见王大厚笺证：《升庵诗话新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8，中册，页418。
- ㉕ 王仲镛《升庵诗话笺证》卷8，页241；杨文生《杨慎诗话校笺》卷8，页195。《新笺证》本据程启充本及《丹铅总录》本，分作“雕菰”、“波漂菰米”二条。见王大厚笺证《升庵诗话新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8，中册，页406、408。
- ㉖ 《牧斋有学集文钞补遗·胡菊潭文集序》：“间尝论文，昭代正、嘉以来，蜀之文人有三：杨用修之渊博，熊叔仁之奥古，赵孟静之闳肆。掉鞅词场，三分鼎立。”清·钱谦益撰，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册7，页408。
- ㉗ 《少室山房笔丛》卷五《丹铅新录引》即云“杨子早岁成溪，罕携载籍，絀诸腹笥，千虑而一，势则宜然。”页53。

参考文献：

- [1] (明)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2] (清) 张廷玉，等. 明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3] (清) 钱谦益. 钱注杜诗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4] 王仲镛. 升庵诗话笺证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5] 历代诗话续编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6] 杨文生. 杨慎诗话校笺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 [7] 宋本社工部集 [M] // 张元济. 续古逸丛书·第47种·卷1. 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 [8] (宋) 王十朋. 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 [M] // [日] 吉川幸次郎. 杜诗又丛. 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
- [9] (宋) 蔡梦弼. 杜工部草堂诗笺 [M] //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07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10]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 [M] //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06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11] (宋) 黄鹤. 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 [M]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069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12] (宋) 张表臣. 珊瑚钩诗话 [M] // 吴文治. 宋诗话全编.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 [13] (宋) 赵次公撰，林继中辑校.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14] (北宋) 朱熹撰，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卷140·论文下·诗 [M]. 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 [15] 华文轩.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第一册 [M]. 北京：中华书局，1964.
- [16] [日] 泷川资言. 史记会注考证 [M]. 台北：天工书局，1993.
- [17] (西汉)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8] (清) 王先谦. 庄子集解 [M]. 上海：上海书店，1987.
- [19] 刘文典. 庄子补正 [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 [20] (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 文选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1] 程树德. 论语集释 [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 [22] 黄寿祺，张善文. 周易译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23] (明) 唐顺之. 荆川集 [M]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276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24] (梁) 鲍照撰，钱仲联补注. 鲍参军集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5] (清) 杨伦. 杜诗镜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6] (汉) 班固. 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7] (唐) 韦应物撰，陶敏校注. 韦应物集校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28] (清) 王夫之. 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M] // 船山全集. 华文书局，1933.
- [29] (宋) 黄庭坚撰，刘琳等校点. 黄庭坚全集 [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 [30] (唐) 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 白居易集 [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31] 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 [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32] (宋) 郭茂倩. 乐府诗集 [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33] 王力. 王力文集·卷13 [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
- [34] (宋) 陈彭年. 广韵·下平 [M] // 中华书局编辑部. 小学名著六种. 北京：中华书局，1998.
- [35] (宋) 丁度. 集韵·卷3·平声三 [M] // 中华书局编辑部. 小学名著六种. 北京：中华书局，1998.

- [6] (三国)曹植撰,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卷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7] (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16[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8] (清)钱谦益撰,钱仲联校.牧斋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9]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0] (明)杨慎.升庵集[M]//四库明人文集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11] (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2] (宋)钱易撰,黄寿成校点.南部新书·甲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3]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56[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4]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一·67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15] (宋)曾巩.曾巩集[M]//余冠英,等.唐宋八大家全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 [16]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7] (明)李贤.大明一统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 [18] (清)朱骏声.传经室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5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19] (明)杨慎.丹铅总录[M]//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20] (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1]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22] (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23] (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24]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25] 清圣祖御敕.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6]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四诗一[M]//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7] (明)王嗣爽.杜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28] (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29]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 纪国泰

(上接第10页)

密切相关。在赋诗言志的过程中,主体间性得到了过分的张扬,文本内涵却受到了不少的动摇。赋诗言志的人们从两个方面动摇了《诗经》的文本:一是将其内涵扩大,一是将其内涵缩小。这两个方面的文本动摇都是对《诗经》的误读。在文学批评的活动中,真正的误读,比如,印刷时掉了字句,翻书时翻夹了页,读书时看走了眼,是很少发生的。所谓的误读,其本质还是另解。误读宣示了人们从另外的蹊径对文学正典进行逼近。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必要的误读推动了文学批评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诠释域的扩大与正典文本的误读,并不是什么坏事情,恰恰相反,它们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史上建树了功勋,而且其功,实莫大焉。

参考文献:

- [1] 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2]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 [3] 中华书局编辑部.二十四史·汉书[M].简体字本,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
- [4]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5] Horace. Q. Horati Flacci Opera [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1933.
- [6] 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

ges [M]. New York: 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 1994.

- [7] [日]谷学.全球论语中英日对照读本[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 [8] Merrill F. Unger, et al. The New Unger's Bible Dictionary [Z]. Oxford, England: Lion Hudson plc. 2005.
- [9] 沈凤笙前言,陈戌国点校.周礼·礼仪·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9.
- [10] 杨伯峻前言,蒋冀骋标点.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
- [11] 杨豫.西方史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 [12] Thomas Benfield Harbottle,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Latin [Z].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Co. Limited, 1909.
- [13] (清)朱彝尊.经义考[M].北京:中华书局,据四部备要缩印本,1998.
- [14] (唐)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Z].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5] 朱东润.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一册)[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 [16] 中华书局编辑部.汉魏古注十三经(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7]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陈中梅译.埃斯库罗斯悲剧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 [18] [法]布瓦洛著,任典译.诗的艺术[M].第2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 [19] 赵仲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
- [20] 梁启雄.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1] (清)吴承权,等.辑,施意周点校.纲鉴易知录(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

责任编辑 梁多云